

## 貪看人間煙火

--簡 宛女士訪談錄

廖玉蕙 2002.12.

寬敞的屋子，瞬間似乎顯得小了許多。從各方趕過來的朋友將北卡的石宅擠得熱鬧滾滾。在女主人號召下，無論男女，不分長幼，讀書會的成員捧著點心、蛋糕、冰品陸續在下班的夜晚迢迢奔赴。誠摯的笑容加上溫熱的心，營造了文學盛筵的歡樂，我們長途奔波的疲累竟因此神奇地一掃而空。

簡宛，人如其文，文如其名—簡淨溫婉。奉行「一切從簡」信念的作家丈夫石家興博士，跟著忙進忙出。相互追索的眼神和親暱的肢體語言，在在宣示著伉儷情深。在北卡，我們除了一如預期地看到傳聞中的神仙美眷，也意外邂逅了一群孜孜汲取書本精華的愛書人，更見識了一起浸淫書香的溫馨、快樂。

作家的心柔軟溫潤，所以，寫作的筆，直指人間事；因為關心人間事，所以貪看人間煙火。而所有的人間煙火，從簡宛多情的眼中看去，統統成了蹁躚的彩蝶，繽紛燦爛。在北卡的盛夏，我們採訪到了春天。

廖：您和簡靜惠姊妹二人，一在北卡、一在台灣，都分別主持讀書會，積極推動讀書風氣，傳為文壇佳話。可否先談談當初是怎麼跟書本結緣的？

簡：很早我就喜歡看小說、散文，像《野風》、《文星》及一些翻譯的小說，跟我妹妹靜惠倆個就包月的在租書店裡，邊看邊談，我常笑稱這是我們最早的書友會。十二歲時，我們一起看《紅樓夢》，兩人哭得滴滴答答，但是也不太瞭解其中的奧妙。其後再讀，才知道原先沒有抓到很多的重點。但是，真的從小就喜歡看書。

廖：因為喜歡看書，就開始寫書，後來甚至於開始主持讀書會？可不可以請您也談談在北卡所主持的讀書會？

簡：我們最早讀書會的成立其實比「世界華文作家協會」還要早，當時，我們這邊的朋友們常有些聚會，不外吃飯應酬啦！我覺得如果能一起讀書多好！於是，就組了一個讀書會，籌畫時是 1989 年，真正成立是 1991 年，每個月聚會一次。一年四季，春天談文學，夏天談藝術，秋天談生活，冬天談保健。北卡三角研究園區有很多華裔的專家，各行各業的，如醫生、科學家，或是研究婦女的賀爾蒙之類的，我們就找這些專家來談。『書香小聚』則是六、七年前才成立的，一個月讀一本書。我常常叫談戀愛的人要看書，因為同看一本書，意見就會合起來嘛！你才知道你的想法是什麼？他的想法是什麼？即使有些爭論也沒關係，因為是爭論書上的，彼此了解會更深。所以，看書很好，我最喜歡推銷看書。

其實，靜惠在美國讀書的時候，就開始質疑我們吃台灣的生力麵、罐頭都很方便，為什麼買台灣的書這麼難？所以，那時我們就開始介紹台灣的書，並做書評、書目。可是，書評牽涉到好壞的評騭，中國人一般不太能接受批評，所以《書評書目》叫好不叫座，到一百集就宣告停刊了，非常可惜。

廖：我們從你的文章當中，充分的感受到字裡行間所充斥的「情」，似乎對週遭的人際都以「愛」的眼光來看待。請問這是和你的家庭背景有關係？或是因為人生太順遂了，讓您覺得這世界有情呢？

簡：謝謝你！因為我是長女，爸爸又是獨子，所以我幾乎是集三千寵愛於一身，也許因為如此，我一直認定人間應該就是有愛的。加上我先生是個很樂觀的人，什麼事情都往好的方面想，只記得好的，所以，無形中，也受到他的影響。另外，我曾翻譯『愛、生活與學習』一書，對我影響也非常大。十五年前，我生過一場大病，開過刀，等於是死裡逃生，從此，我將它視為每一天都是撿來的禮物。這樣一想，我就不太生氣，也沒什麼好氣的，反而覺得人生太好了！何況周圍的人都對我很好，我很感恩。

廖：能夠感受到別人對你的好，這是一種很大的能力，人若擁有解讀人生的能力，是很幸福的。我們知道您跟石家興先生伉儷情深是文壇有名的，可不可以談談和這位科學家的相處？

簡：我先生可說是我的出氣筒，雖然他是湖南騾子，但很包容我。可是我們都是很直爽的人，心裡也都不藏話。當初我們是自由戀愛的，那時省籍觀念還是有，我又是長女，我們又住在鄉下，爸爸不大能認同女兒嫁給外省人的事。所以，爲了證明我們的選擇無誤，我們就比較更相親相愛，慢慢習慣了下來，至今三十六年，到後來，連我爸媽都很喜歡他。

廖：證明您的眼光正確？

簡：大概是精誠所至吧？我想這是很重要的。

廖：您寫了好多年，也出了三十幾本書，這三十多本書中大概都包括哪些內容？

簡：大部分是散文，有一些兒童文學。早期，我比較偏向用散文來抒情，後來，偏重以散文說理。因爲，我學教育，所以用散文寫些教育理念，企圖帶動一些觀念。至於真正教育方面的書，就是遠流出版的《他們就只有一個童年》、《如何教養負責的孩子》、《黃金歲月逍遙遊》三本。《黃金歲月逍遙遊》是談老人問題的，其實是我的一個研究。因爲我是學成人教育的，差不多在我三、四十歲左右，就開始關注這個問題。我覺得心理建設就像一張地圖，你知道將來會怎麼走，開車就會很安心。這本書出來之後，很多朋友買去，悄悄擺在他們父母的旁邊，父母看了，好像就心領神會了。

廖：您所學的成人教育，包括哪些內容？教養孩子算是成人教育嗎？

簡：我的主修是 international non-formal education，副修就是家庭、婦女與婚姻。比如說我寫對兒童的教養系列，就是對父母的教育。沒有人教我們怎麼做父母，我們必須去學如何做父母，所以，青

少年出問題，常常是父母的心態沒有跟著時代變，一味責怪孩子，代溝自然就產生了。因此，問題兒童之所以產生，有時根本是父母的疏忽所導致。

廖：《地上的雲》裡，好像對這一點有一些探討？文中，您曾經問：「美國青少年的問題會不會同樣在台灣發生？」當時，您的教授說：「現在沒有，不代表以後永遠也沒有。」當時是一九七六年，如今果然不幸而言中！

簡：我的教授預料這是世界性的問題，因為，青少年在十五、六歲，體內的賀爾蒙在轉變，他們的母親很可能也在那時面臨更年期，所以，賀爾蒙跟賀爾蒙不對了，就會產生衝突！你如果了解到這個問題的存在，就不會亂發脾氣、罵小孩，就會思考或許是我的賀爾蒙在影響我的情緒；而小孩子若是了解這個情形，或許心理上會好過一點。這也是兩代相互認識與瞭解的必要。

廖：您在大學時，就是學教育的嗎？

簡：我在大學時念的是「史地系」，來美國後，因為曾在康乃爾圖書館做事，所以一直想讀圖書館。後來，我們搬到伊利諾州去，我先生在那兒作 post doctor，當地的圖書館系很有名，所以我就選了兒童文學和青少年文學。當時，老二才兩歲多，正好可以順便帶著他讀書，一舉數得。不過，我真正得學位是在北卡州立大學。

廖：您寫的散文或小說，似乎都受到所學的影響，帶有那麼一點淑世的成分在裡頭？

簡：對，我想我是一個活在人間的人，我不是不食人間煙火的，我關心人間的事情，也許學文學的人會比較空靈一點，我是個俗人，比較不那麼空靈！

廖：您太客氣了！您早期也寫了不少的小說，最近還有寫小說的構想嗎？

簡：小說要經營比較久，散文比較可以有一個段落。我的感受是食人

間煙火的，所以很多的人間事都是想寫的。我曾出版一本《欲語還休》的小說集，可是，裡頭既無拳頭，又沒有枕頭，不是那麼引起注意。但是，我自己還是很喜歡。另外，有一本《走向成熟途中》，也是洪建全文教基金會出版的。以我班上同學為素材，這些同學年紀都大些，有些都曾受過許多挫折、磨難，或是失學以後再回到學校去進修的，所以有很多故事在裡面。當時，我是用散文方式寫故事。將來也許我會把它用小說改寫，就可以避免對號入座。

廖：您似乎也幫三民書局策劃了一套相當精緻的童書？當時怎麼會有這樣的構想。

簡：因為我對兒童文學很有興趣，也常常去看。有一年，我跟三民書局的劉老闆見面，他提到對兒童文學的關心，我就跟他講：「小孩子的閱讀很重要，不能到青少年時才教他。俗話說：三歲看人生。三歲左右到青少年期間，如果養成了閱讀習慣，也許將來的世界就會寬廣一點，也比較具有創造力。」他聽了很有興趣，就邀我幫忙編書。劉先生強調不要翻譯的，也不要西方的，這完全符合我的意思。我在海外住了這麼多年，知道有很多健筆，他們也很關心下一代，所以等我一策劃出來以後，得到他們很大的助力，大家不但樂見其成，還大力贊助。

廖：的確！這是紮根的工作，與其苦口婆心的教導孩子，還不如讓他從小浸淫在文學的天地裡面，可能得到更多。談到管教孩子，可能是現代父母最頭疼的問題，這其間的拿捏，是一門大學問！

簡：管教孩子不但是門大學問，還是藝術。我剛到美國的時候，感覺到美國人真的很尊重孩子，非常尊重他們個人的意志，看起來是非常好的。後來，我慢慢感覺到，很多人因此不太敢管小孩子。我覺得尊種小孩是好的，但是你不能被小孩推來推去，推到牆角，你就沒有迴轉的餘地，譬如：兩三歲的小孩，不要給他一大

堆的衣服讓他去選擇，他試了半天，也還不知道該穿哪一件。不如就給他兩個顏色，不要太多，從簡單的選擇開始。讓孩子學會做選擇是很好的，免得不會做選擇，將來被人家牽著鼻子走。

廖：拿捏的標準真的很困難，從小就要建立起一套遊戲規則。所以，您是主張管小孩的？

簡：我是覺得父母還是要有主導權，但是也要給小孩子有說話的餘地。俗話說：「小孩有耳無嘴」以前的孩子，聽的多，說的少，我覺得應該兩相平衡。孩子能說，父母也能聽，更進一步也能討論。即使有意見，只要不要傷到彼此的感情，爭執也沒有關係。這樣子，小孩子也比較能表達。

廖：也就是說並不是漫無止盡的民主，民主也要有些規範。

簡：對，美國式的民主並不見得適合全世界。我年紀越大，越覺得即使是民主，在家庭裡，也要斟酌每一家孩子和父母的個性。所以不能夠一味跟著別人後頭跑，否則民主就亂了、自由就散漫了！

廖：這跟孔子的思想可說不謀而合，因材施教，其實每個國家民族性不同嘛！我們知道您本身不是學文學的！從一個文學的愛好者晉身為一個寫那麼多書的作者，其實在漫長的寫作過程中一定有些心得，可不可以給喜歡寫作的年輕朋友一點建議！

簡：說起來我並沒有什麼特別，就是很用功、很勤奮、愛看書。那麼多年，我手中都沒有離開過書跟筆，我相信勤能補拙。我也很鼓勵喜歡讀書的人，不一定只專注於某一類的書，我看書很雜，其中總有一些會感動到你，生活也是如此，自己被感動了，才會拿筆來寫，久而久之就會走出自己一條路子。不過，我看你的文章，畢竟是科班出身的，文字就比較美。

廖：哪裡！您太客氣了，應該是各有長處啦！像是學教育的，文章裡，就有許多的教育理念在其間，這是我們所不及的。另外，這陣子在海外，深刻感受到海外作家普遍存在著一種焦慮，一種和

台灣疏離的焦慮感，您是用什麼方法來克服這種疏離感呢？

簡：我娘家在台灣，所以還常常回台灣，跟台灣保持了很好的聯繫。何況，台灣的報紙、小耳朵、電視我都有，對台灣的情況算是相當熟悉，也有適度的接軌。所以，講到開放，我覺得台灣現在比美國還要開放。美國現在住在中小型城市的，其實是很保守的。

廖：對，這次來美國，我就特別感受到了。許多在美國的中國家長教養孩子反而比國內更傳統，更遵守禮教，小孩都非常有規矩。

簡：我覺得「禮」還是很重要的。97年，我回台灣住了一年，做了很多中小學教師和家長的調查，也透過演講和他們交流，發現大家的問題其實是跟著世界在走，媒體通常只看美國好萊塢的電影、媒體，所以，不管音樂、跳舞彷彿都很煽情，其實美國不是這樣的。很多中小型城市是很保守的，雖然不是每個人都上教堂，但是，他們有一個宗教和法治的規範在裡面，有一個準則在那裡。好萊塢的婚姻或性也許真的很前衛，但畢竟是少數！中小型的城市和中產階級其實比較能代表美國。可是，也沒辦法，媒體掛帥、金錢掛帥的結果，很多人為了賺錢，罔顧道義，拼命推銷色情刊物、色情影片，台灣商人變本加厲去做，整個風氣就更敗壞了。美國這麼大，一粒小的石子在大海中比較興不起大浪來。台灣小，我們禁不起這樣的污染。

廖：所以，您對台灣的教育還是很憂心？

簡：是呀！雖然台灣現在的教育部長和很多的先進也都很希望學美國這樣的一套方式，走台灣的路子，但是我們也不能全盤抄襲美國。我倒是覺得歐洲有些地方也還不錯，畢竟它是一個有文化的地方，比較能保存人文的精神。所以，也可以做為我們的參考。

廖：您是學教育的，可是又寫出了這麼多的作品，可不可以談文學在你生命中的重量有多重？

簡：我覺得文學對我很重要。我記得夏丏尊《愛的教育》裡有一句話

對我影響很深，他說：「文學是沒有價值的，不值一文，但是因為它沒有價值，所以它可貴。」現在我們太注重價值了，文學是談不上價值的，多讀一本、少讀一本或是不讀書有什麼差別？可是，絕不能忽視文學在生命裡潛移默化的力量：有文學，就有空間迴轉；沒有文學，有時候就會因撞牆而頭破血流。文學可以提升精神，人類的苦惱常因文學而得到救贖，對我們認識的世界觀，對內心的挖掘及人類生活的瞭解，多多少少有點幫助。若光用價值觀來衡量，讀書不一定能賺錢。可是那種對生命的提昇是不能秤斤論兩的。我自己是深受文學的薰陶，才建立起獨立思考的價值觀的。

廖：可不可以跟我們談談最近有什麼寫作計畫呢？

簡：我不是個很講究計畫的人，但是，心裡一直有個夢，就是很想寫小說，那需要比較持續性的長時間來醞釀。另一個夢就是希望能把它翻譯成英文，因為我的小孩雖然中文講得很好，看的能力畢竟差了一點。如果有翻譯，他們就能夠多瞭解一些媽媽的心事。

廖：我剛剛看了你們讀書會的閱讀書目，覺得好像比較偏向知性，相形之下，感性的書是不是比較少了些？

簡：主要是這裡書的來源不是那麼廣，有時候是參考聯合報或是世界日報的年度好書來選。我們讀黃仁宇的《黃河青山》、《萬曆十五年》，上個月才讀完余秋雨的書。前陣子，我們又讀了隱地的《漲潮日》，那本就比較輕鬆一點。

廖：陳文玲的《多桑與紅玫瑰》也是比較輕鬆一點的。

簡：這本書裡頭對父權和對權威的挑戰，曾引起我們很多的爭論。

廖：它冒犯了「為生者隱、為死者諱」的傳統禁忌？

簡：我們「書香小聚」成員的年齡層不一樣，從很年輕到六、七十歲都有，但是我們覺得這是「倫理」，我們覺得父母再不對，打死我，都不會這樣鞭屍，因為你總有他給你的一些愛，一些恩。我

們大致都同意這樣的看法：太露骨了。你到底是要譁眾取寵？還是爲了有些冤氣要抒發？我不知道你們學生是如何來看待這樣一本書？

廖：這可能是世代的差距，學生反倒覺得陳文玲很勇敢，佩服她有勇氣淋漓盡致地把自己的感覺寫出來，大部分的學生都滿喜歡。也表達不會因為作者的寫作而看輕她的母親，他們會覺得這也不過是個職業，作者的母親很機巧地利用個人智慧賺取男人的錢，沒什麼好批評的。

簡：不過，我是覺得有勇氣也是很重要的一點，就是你能夠面對自己的傷痕，而且，你還能去談它。

廖：對新世代的年輕作家，您有沒有什麼印象？

簡：我看不懂耶！因爲看不懂，因此也比較少接觸。有時候，爲了要瞭解他們，也強迫自己去看，但是最後也沒什麼感覺。我曾經就這個問題請教過痲弦先生，他的回答很有意思，他說：「這是百家齊放的時候，但是，最後塵埃總會落定。」所以，我不擔心，也不難過。各走各的路，我的書有人看，很好；沒人看，我也很enjoy寫作。

廖：在這邊生活這麼多年，都非常習慣了吧！

簡：我的心還是在台灣，因爲那裡是我的故鄉，可是，這裡畢竟也生活了這麼多年。我在北卡住了二十幾年，求學在康乃爾，在伊利諾也待過，合起來三十幾年，北卡算是住最久的啦，已經超過在台灣生活的時間了。

廖：以異鄉為故鄉？

簡：可以這麼說吧！但是因爲我有故鄉，所以，這個臍帶還是斷不了的。

廖：有想到過回台灣長住嗎？

簡：回去也可以，你的心在哪裡，家就在哪裡，最後還是要看小孩嘛！

老了，走不動的時候，最好孩子也在附近。不過，無論如何，我還是會常回台灣的。

廖：謝謝您接受我們的訪問。

簡：也謝謝你。

（原刊於 2002.12/30、31 及 2003/01/01 中央日報副刊）